

臺灣文獻匯刊

■ 陳支平 主編

第二輯

第十二冊

◎◎ 九州出版社
◎◎ 廈門大學出版社

臺灣文獻匯刊

第二輯 ◎ 第十二冊

南堂詩鈔（一）

◎◎九州出版社
◎廈門大學出版社

南堂詩鈔

施世綸撰

《南堂詩鈔》十二卷，末附詞賦一卷，施世綸撰。施世綸爲施琅之子，曾跟隨施琅征戰臺灣，爲康熙年間平臺功臣之一。《南堂詩鈔》中有不少詩篇涉及到當時清軍與鄭氏集團交戰的事迹，卷首又由明末遺民阮旻錫作序，並錄有錦田林之浚撰寫的《潯江施（世綸）公傳》。這些都是研究明末清初歷史的重要資料。

南堂詩鈔

南堂诗钞

卷之三

为寅妹什余客港口桃李乡借曹梅生表兄相家月好送残篇
新简中搜得此集细阅之好不返用谢诗弱写性情忠此倚
傍初及原板已被匪贼所废矣



南堂詩鈔
余自來京師
一二故鄉親
潯江施君於座上見其循々儒雅絕無世胄裘馬
習心竊敬之然未知其能詩也無何潯江歸省其
尊人元侯於故里不相聞問者父之人有傳其能
詩者心雖識之然亦未得見其詩也甲子春潯江
復來京師至即相過晤語後稍及詩事間出一二
章見不心洒然異之然終未見其全詩也今年夏
潯江始出其全稿以相示朗然穆然冲蠲大雅有

比興之遺得溫厚之旨然後知潯江真當世之詩人而惜見其詩之晚也夫詩豈易言哉不本於風雅則其源不正不出乎性情則其境不真不博通乎經傳子史則其學不大潯江少習三百篇能究其指趣於君臣師友之際性情復能自見讀書耽玩探索不僅觀大意而止宜其抒而為詞者意與筆俱情和境會非他人所可及也君今且出而仕矣古之詩人如江文通韋應物魏信陵輩皆以文章著於政事語曰心和則氣味氣和則政味君本溫柔敦厚之意以敷政豈復有競綵者哉況君之

名齋也以靜詩曰我靜如鏡民動如煙本其衷之
澄一者以鑒物豈有遁形也歟吾知君且與文
通諸賢媲美古今矣因書之以為序太黃寔稷楮
園

自韓昌黎序荆潭唱和詩謂歡愉之辭難工窮苦
之言易好於是天下後世之為詩者率多學為幽
憂感憤淒切無聊之辭以為非是無以道其性情
而不見其佳而天下後世之讀詩者亦多愛其幽
憂感憤淒切無聊之辭以為非是無以道其性情
而不見其佳孰知昌黎之為是說夫固有感而然

是豈不易之定論哉余蓋讀吾友潯江之詩而得之矣潯江性沉靜生長公侯之家好讀書能為古文詞其於詩也尤沉酣於杜少陵夫少陵一詩大而軍國朝野細而虫魚草木莫不寄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之意迄今讀其詩猶聞愁苦歎息之聲潯江而沉酣少陵也宜有以激昂其氣哀怨其音何以其音鏘然其氣道然神蒼骨秀體高調逸絕不假幽憂感憤淒切無聊之辭以纏綿其筆端而所謂幽憂感憤淒切無聊之辭卒莫有以勝之雖所遭之境使然要非博古好學大肆其力於文章

亦烏能悠揚暢快若是乎噤夫維工者既工矣易
好者宜好矣又何以窮愁困苦如余欲求好其言
而不可得豈非才有逮有不逮歟然則昌黎之言
不見信於潯江者潯江可以無愧古人而其不見
信於余者余愧古人且愧潯江矣夫一代之興則
有一代偉人起而鼓吹休明此亦人事之必然者
潯江行以 天子命出宰方州其自叙有曰虞廷
賡歌周文燕鎬其在時之或遇乎潯江而無意於
斯也潯江而苟有意於斯吾知其必能發為大雅
之音於以鳴國家之盛又豈徒斤斤工為歡愉之

辭已哉顧安得起昌黎而與之共見耶鄭繼祖遠
公

余甫至海陵其地之縉紳先生暨諸父老咸嘖之
穰州守施君之賢謂答龔黃召杜之流亞也已而
父與之叟果見其敏而裕廉而不劇批卻導窾恢
恢乎游刃有餘地則洵知其為良吏矣與之談言
論斐嫋與俗輩不同徐出其所著詩草一帙覽之
泓然以清蔚然以秀其風神格律幾之乎登作者
之堂則又卓然一詩人也夫以良吏而能詩者自
古迄今所在都有獨尊人琢公先生以方外召席

之烈立切海外世享侯封而施君恂々然弱不勝
衣以廉靜之才出入風雅之林是則尤可異也閩
中固多詩人如王孟陽林子羽趙景哲鄭善夫諸
公在明初為最盛流風遺韻漸被已久而君適綰
綬於土海陵之長於詩者亦自不乏試於聽政之
暇與孝威仙裳諸子覽其山川風物以托諸咏歌
互相鼎唱所著日多詩格亦日進異日下輶軒之
使采詩以觀民風海陵其先及乎杜少陵贈嚴中
丞詩有六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余請移此以
為施君贈亦庶乎其有當也已孫在豐岷瞻

海陵使君施潯江先生涖郡三載爰裒其近作屬
余為之序余讀之平業歎曰公之不可及也公以
五等諸侯之苗裔不愛茅土之封玩好之物衣租
食稅之樂乃退而修文人之業對策 大廷為

天子所深獎特授知泰州泰固名邦漢時封親藩
子弟曾鑿茱萸灣置倉海陵以儲紅粟而今稍敝
公至不以貴凌人一切迎送期會如常儀又時以
循井里察問父老民間諸疾苦庶以律身而正以
率物剖以制暴而慈以恤孱期月之餘催科不煩
而蒲鞭示意鄰邑之人咸質寔芮之訟可不謂教

化大行哉公顧產乎廷禮子羽之鄉夙諳風雅而
又久遊京雒與諸名流折衷歷代之正變商酌六
義之指歸今雖服官臨民理繁治劇而筆墨未有
廢焉凡登臨羈旅宴飲肅贈以及憫俗憂時具有
韋蘇州元春陵之遺意其質處皆華淡處皆古高
處皆秀愷切而深中人心公自有天然入妙而
非粉繪靡曼家所可望者諸文學托乘於後車宜
無能贊一詞也余也懶慢迂疎不通人事家雖乏
擔石而衡門晝掩高卧自如賴州大夫之賢實叨
庇蔭且賦詩見贈獎飾踰涯而今更命余序其新

集草茅愚見詎足上測高深亦足見公之厚道誠心而非世路形迹之可擬者矣嗟乎富厚崇高雖足矜炫而惟卓然樹立乘天壤而光日月者斯堪不朽今觀公之政事再觀於文章余雖欲不歎為不可及豈可得哉鄧漢儀孝威

天下惟至性人能豎立三不朽豈不眎乎其志哉書曰詩言志陸士衡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昭明序亦云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可見情因志生詩由情作故騷經美人香草之名無非寄其纏綿忠孝之意流傳不朽非偶然也得江施先

生喜賦詩，必有為而作。顧其立志，凡人品文章，政事皆必欲占第一流。雖通侯貴胄，榮兼五馬而治郡清勤，催科聽訟，常日暮不遑飲食。厨傳蕭然，一如貧士。署中舊有芙蓉閣，歲久湮廢。先生重葺草屋數椽，顏曰西園。每退食，即讀書其中。修竹涼陰與鬢眉相映，興來吟咏，篇帙遂多。蓋沐浴於三百篇，楚辭、漢、魏六朝者深，故為詩雅健，蒼秀較舍弟俞邵太史所選京師舊刻又進一格。固仕優勤學之明驗也。余宇下治民漁樵江渚，先生暇輒引談風月，愚父子亦絕不以片肝累人。南州之下榻，